

现代戏剧创作丛书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曹

禺著

四幕话剧



# 雷雨

# 雷 雨

(四幕话剧)

曹 禺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内 容 说 明

《雷雨》是曹禺的代表作之一，创作于一九三三年。剧本描写了“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它通过周、鲁两家的错综复杂的人物纠葛，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它一方面通过周朴园的形象深刻地暴露了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吃人本质；另一方面表现了以鲁大海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觉醒。剧本的情节曲折，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精炼而含蓄，富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 雷 雨

---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东 四 八 条 52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94,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½  
1957年6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2版 1980年6月第4次印刷

---

书号：8069·42 定价：0.42元

## 序

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縱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許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靜”是什么，我不明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除了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急促切迫，我从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个头緒。所以当着要我来解释自己的作品，我反而是茫然的。

我很欽佩，有許多人肯費了時間和精力，使用了說不尽的語言来替我的剧本下注脚；在国内这些次公演之后更时常地有人論断我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臆測剧中某些部分是承袭了 Euripides 的 Hippolytus 或 Phédre 的灵感。認真講，这多少对我是个惊讶。我是我自己——一个渺小的自己；我不能窺探这些大师的艰深，犹如黑夜的甲虫想象不来白昼的明朗。在过去的十几年，固然也讀过几本戏，演过几次戏，但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誰。也許在所謂“潛意識”的下层，我自己欺騙了自己：我是一个忘恩的仆隶一縷一縷地抽取主人家的金錢，織好了自己丑陋

的衣服，而否認这些褪了色（因为到了我的手里）的金絲也还是主人家的。其实偷人家一点故事，几段穿插，并不寒伧。同一件传述，經過古今多少大手笔的揉搓塑抹，演为种种詩歌、戏剧、小說、传奇，也很有些显著的先例。然而如若我能绷起脸，冷生生地分析自己的作品（固然作者的偏爱总不容他这样做）我会再說，我想不出执笔的时候我是追念着哪些作品而写下《雷雨》，虽然明明晓得能描摹出来这几位大师的遒劲和瑰丽，哪怕是一抹，一点或一句呢，会是我无上的光彩。

我是一个不能冷静的人，談自己的作品恐怕也不会例外。我爱《雷雨》如欢喜在溶冰后的春天，看一个活泼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或如在粼粼的野塘边偶然听得一声青蛙那样的欣悦。我会呼出这些小生命是交付我有多少灵感，給与我若何的兴奋。我不会如心理学者立在一旁，靜观小儿的举止，也不能如試驗室的生物学家，运用理智的刀来支解分析青蛙的生命，这些事情應該交与批評《雷雨》的人們。他們知道怎样解剖論断：哪样就契合了戏剧的原則，哪样就是背謬的。我对《雷雨》的了解只是有如母亲撫慰自己的嬰兒那样單純的喜悅，感到的是一团渾朴的生命之感。我沒有批評的冷靜头脑，誠实也不容許我使用詭巧的言辞狡黠地袒护自己的作品；所以在这里，一个天賜的表白的机会，我知道我不会說出什么。这一年来批評《雷雨》的文章确实吓住了我，它們似乎刺痛了我的自卑意識，令我深切地感

触自己的低能。我突然地发现它們的主人了解我的作品比我自己要明切得多。他們能一針一綫地寻出个原由，指出究竟，而我只有普遍地覺得不滿、不成熟。每次公演《雷雨》或者提到《雷雨》，我不由自己地感覺到一种侷促，一种不自在，彷彿是个拙笨的工徒，只图好歹做成了器皿，躲到壁落里，再也怕听得顧主們惡生地挑剔器皿上面花紋的丑惡。

我說过我不会說出什么来。这样的申述也許使关心我的友人們讀后少一些失望。屢次有人問我《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雷雨》是为什么写的，这一类的問題。老实說，关于第一个，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第二个呢，有些人已經替我下了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認——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惡”——但是很奇怪，現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應該用欺騙来炫耀自己的見地，我並沒有显明地意識着我是耍匡正、諷刺或攻击什么。也許写到末了，隱隱彷彿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洩着被抑压的憤懣，抨击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不可言喻的情緒。

与这样的情緒俱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我性情中郁热的氛围。夏天是个煩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結成一块烧紅了的鉄，人們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

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轟轟地燒一場，中間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代表这样的性格是周蘩漪，是魯大海，而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协、緩冲、敷衍便是周朴园，周萍，以至于魯貴。但后者是前者的阴影，有了他們前者才显得明亮。魯媽、四凤、周冲是这明暗的間色，他們做成两个极端的阶梯。所以在《雷雨》的氛围里，周蘩漪最显得調和。她的生命燒到电火一样地白热，也有它一样地短促。情感和境遇，相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着火花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頓時化为烏有。她的生命交織着最残酷的爱和恨，她拥有行为上許多的矛盾，但沒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极端”和“矛盾”是《雷雨》蒸热的氛围里两种自然的基調，剧情的調整多半以它为轉移。

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較覺真切的是周蘩漪，其次是周冲。其他如四凤，如朴园，如魯貴都曾在酝酿时給我些苦痛与欣慰，但成了形后反不給我多少滿意。（我这样說并不說前两个性格已有成功，我愿特別提出来只是因为这两种人抓住我的想象）。我欢喜看蘩漪这样的女人，但我的才力是貧弱的，我知道剧本里的她与我原来的企图，有一种不可相信的参差。不过一个作者总是不自主地有些姑息，对于蘩漪我彷彿是个很熟的朋友，我慚愧不能画出她一幅真实的像，近来頗盼望遇見一位有灵魂有技能的演員扮演她，交付給她血肉。我想她應該能动我的怜悯和尊敬，

我会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人的。我会原谅她，虽然她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抛棄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責。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繫漪。（当然她们不是繫漪，她们多半没有她的勇敢。）她们都在阴沟里討着生活，却心偏天样地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息的火，而上帝偏偏罰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而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或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終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們这个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在遭遇这样不幸的女人里，繫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熾的热情，一顆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搏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情热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敬嗎？这总比閹鷄似的男子們为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

有一个朋友告訴我：他迷上了繫漪，他說她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誠然，如若以寻常的尺来衡量她，她实在沒有几分贏人欢喜的地方，不过聚許多所謂“可爱的”的女人在一起，便可以鑑別出她是最富于魅惑性的。这种魅惑不易为人解悟正如爱嚼薑片的才道出辛辣的好处。所以必需有一种明白繫漪的人始能把握着她的魅惑，不然，就只会覺得她阴鷙可怖。也許繫漪吸住人的地方是她的尖銳。她是一柄

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的創痕。她滿蓄着受着抑压的“力”，这阴鷲性的“力”怕是造成这个朋友着迷的緣故。爱这样的女人需有和她一样深沉的感情和性格，而周萍，一个情感和矛盾的奴隶，显然不是的。不过有人会問为什么她会爱这样一棵弱不禁风的草，这只好問她的命运，为什么她会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里。

提起周冲，蘩漪的儿子。他也是我喜欢的人。我看过一次《雷雨》的公演，我很失望，那位演周冲的人有些輕視他的角色，他沒有了解周冲，他只演到痴憨——那只是周冲的皮毛，而忽略他的精神。周冲原是可喜的性格，他最无辜而他与四凤同样遭受了慘酷的结果。他藏在理想的堡垒里，他有許多憧憬，对社会、对家庭，以至于对爱情。他不能了解他自己，他更不了解他的周围。一重一重的幻念茧似地縛住了他。他看不清社会，他也看不清他所爱的人们。他犯着年青人Quixotic病，有着一切青春发动期的青年对现实那样的隔离。他需要现实的鉄錘来一次又一次地敲醒他的梦：在喝药那一景，他才真認識了父亲的威权籠罩下的家庭；在魯貴家里，忍受着魯大海的侮慢，他才发现他和大海中間隔着一道不可填补的鴻沟；在末尾，蘩漪喚他出来阻止四凤与周萍逃奔的时候，他才看出他的母亲全不是他所想的那样，而四凤也不是能与他在冬天的早晨，明亮的海空，乘着白帆船向着无边的理想航駛去的伴侶。連續不断的失望絆

住他的脚，每次的失望都是一只尖利的錐，那是他应受的刑罰。他痛苦地感觉到现实的丑恶，一种幻灭的悲哀袭击他的心。这样的人即便不为残酷的现实所毁灭，他早晚会被那綿綿不尽的渺茫的梦掩埋，到了与世隔絕的地步。甚至在爱情里，他依然認不清真实。抓住他心的并不是四凤，或者任何美丽的女人。他爱的只是“爱”，一个抽象的观念，还是个渺茫的梦。所以当着四凤不得已地說破了她同周萍的事，使他伤心的却不是因為四凤离棄了他，而是哀悼着一个美丽的梦的死亡。待到連母亲——那是十七岁的孩子的梦里幻化得最聪慧而慈祥的母亲，也这样“醜恶”地为着情爱瘳攀地喊叫，他才彻头彻尾地感觉到现实的粗恶。他不能再活下去，他被人攻下了最后的堡垒，青春期的儿子对母亲的那一点憧憬。他于是整个死了他生活最宝贵的部分——那情感的激盪。以后那偶然的或者残酷的肉体的死亡对他算不得痛苦，也許反是最适当的了結。其实，在生前他未始不隱隱覺得他是追求着一个不可及的理想。他在魯貴家里說過他白日的梦，那一段对着懵懵的四凤講的：“海，……天，……船，……光明，……快乐，”的話；（那也許是个无心的諷刺，他偏偏在那样地方津津地說着他最超脫的梦，那地方四周永远蒸发着腐穢的气息，瞎子們唱着唱不尽的春調，魯貴如淤水塘边的癩蛤蟆噥噥地噪着他的醜恶的生意經。）在四凤将和周萍同走的时候，他只說：（疑惑地，思考地）“我忽然发现……我覺得，……；

我好象并不是真爱四凤；（渺渺茫茫地）以前，……我我，我——大概是胡闹。”于是他慷慨地讓四凤跟着周萍离棄了他。这不象一个爱人在申說，而是一个梦幻者探寻着自己。这样的超脫，无怪乎落在情热的火坑里的繫漪是不能了解的了。

理想如一串一串的肥皂泡蕩漾在他的眼前，一根現实的鉄針便輕輕地逐个点破。理想破灭时，生命也自然化成空影。周冲是这煩燥多事的夏天里一个春梦。在《雷雨》郁热的氛围里，他是个不調和的諧音，有了他，才衬出《雷雨》的明暗。他的死亡和周朴园的健在都使我覺得宇宙里并没有一个智慧的上帝做主宰。而周冲来去这样忽忽，这么一个可爱的生命偏偏簡短而痛楚地消逝，令我們情感要呼出：“这确是太残忍的了。”

写《雷雨》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的戏会有人排演，但是为着讀者的方便，我用了很多的篇幅释述每个人物的性格。如今呢，《雷雨》的演員們可以借此看出些輪廓。不过一个雕刻师总先摸清他的材料有哪些弱点，才知用起斧子时哪些地方該加謹慎，所以演員們也应该明了这几个角色的脆弱易碎的地方。这几个角色没有一个是一具不漏的网，可以不用气力网起观众的称讚。譬如演魯貴的，他應該小心翼翼地做到“均匀”、“恰好”，不要小丑似的叫自己头上凸起了隆包，尻上长了尾巴，使他成了只是个可笑的怪物。演魯媽与四凤的应该懂得“节制”（但并不是說不用情感），不要叫自己

叹起来成风車，哭起来如倒海；要知道过度的悲痛的刺激会使观众的神經痛苦疲倦，再缺乏气力来怜悯，而反之，沒有情感做柱石，一味在表面上下工夫更令人发生厌恶，所以应该有真情感。但是要学得怎样收敛运蓄着自己的精力，到了所謂“鉄烧到最热的时候再錘”，而每錘是要用尽了最內在的力量。尤其是在第四幕，四凤見着魯媽的当儿是最費斟酌的。两个人都需要多年演剧的經驗和熟練的技巧，要找着自己情感的焦点，然后依着它做基准来合理地調整自己成了有韻味的波紋，不要讓情感的狂风捲扫了自己的重心，忘却一举一动应有理性的根据和分寸。具体說来，我希望她們不要嘶声喊叫，不要重复地单調地哭泣。要知道这一景落眼泪的机会已經甚多，她們應該替观众的神經想一想，不应刺痛他們使他們感觉倦怠甚至于苦楚，她們最好能运用各种不同的技巧来表达一个單純的悲痛情緒。要抑压着一点，不要都發揮出来，如若必需有激烈的动作，請記住：“无声的音乐是更甜美”，思虑过后的节制或沉靜在舞台上更是为人所欣賞的。

周萍是最难演的，他的成功要看挑选的恰当。他的行为不会获得观众的同情的，而性格又是很复杂的。演他，小心不要单調；須設法这样充实他的性格，令我們得到一种真实感。还有，如若可能，我希望有个好演員，化开他的性格上一层云翳，起首便清清白白地給他几根簡單的綫条。先画出一个清楚的輪廓，再慢慢地細

描去。这样便井井有条，虽复杂而简单，观众才不会落在雾里。周朴园的性格比较容易捉摸的，他也有许多机会做戏，如喝药那一景，认鲁妈的景，以及第四幕一人感到孤独寂寞的景，都应加一些思索（更要有思虑过的节制），才能演得深雋。鲁大海自然要个硬性的人来演，口齿举动不要拖泥带水，干干净净地做下去，他的成功更靠挑选的适宜。

这个本头已和原来的不同，许多小地方都有些改动，这些地方我应该感谢颖如，和我的友人巴金（谢谢他的友情，他在病中还替我细心校对和改正），孝曾，靳以，他们督促着我，鼓励着我，使《雷雨》才有现在的模样。在日本的，我应该感谢郭沫若先生，他为了鼓励后进，给《雷雨》的日译本写了序。还应该感谢秋田雨雀先生，影山三郎君，靠了他们的热诚和努力，《雷雨》的日译本才能出现，展开一片新天地。

末了，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1936年1月 曹 禺

## 登場人物

周朴园——某煤矿公司董事长，五十五岁。

周蘩漪——其妻，三十五岁。

周 萍——其前妻生子，年二十八。

周 冲——蘩漪生子，年十七。

魯 貴——周宅仆人，年四十八。

魯侍萍——其妻，某校女傭，年四十七。

魯大海——侍萍前夫之子，煤矿工人，年二十七。

魯四凤——魯貴与侍萍之女，年十八，周宅使女。

周宅仆人——仆人甲、仆人乙……老仆。

## 時間和地点

第一幕 夏天，鬱热的早晨。——周公館的客厅內。

第二幕 当天的下午。——景同第一幕。

第三幕 当天夜晚十时許。——在魯家一个小套間。

第四幕 当天半夜后。——景同第一幕。

## 第一幕

一个夏天的上午，在周宅的客厅里。左右側各有一門，一通飯厅，一通書房，中間的門开着，隔一层鉄紗門。从紗門望出去，花园的树木綠蔭蔭的，听得見蟬叫声。右边一个立柜，鋪着一张黃桌布，上面放着許多摆设。觸目的是一张旧照片，很不調和地和这些精致东西放在一起。右边壁爐上有一只鐘，墙上挂一幅油画。爐前有两把圈椅。中間靠左的玻璃柜里放滿了古玩。柜前有一张小矮凳，左角摆一张长沙发，上面放着三四个緞制的厚垫子。沙发前的矮几上放着煙具等物，台中偏右摆两个小沙发同圓桌，桌上放着呂宋煙盒和扇子。

帷幔的顏色都是古色古香的，家具非常洁淨，有金屬的地方都放着光采。

鬱热逼人。屋中很气悶，外面沒有阳光，天空灰暗，是将要落暴雨的气氛。

开幕时，四凤在靠中牆的长方桌旁，背着观众 滤药，她不时地揩着脸上的汗。魯貴——她的父亲——在沙发旁擦着矮几上的銀煙具。

四凤約有十七、八岁，脸上紅潤，是个健康的少女。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手很白很大。她穿一身紡綢的褲褂，

一双略旧的布鞋，她全身都非常整洁。她举动活泼，说话很大方，爽快，却很有分寸。她有一双水凌凌的大眼睛。当她笑的时候，牙齿整齐地露出来。天气热，鼻尖微微有点汗，她时时用手绢揩着。她很爱笑，知道自己好看的。

她的父亲——鲁贵——约莫四十多岁的样子，神气萎缩，腫眼皮，嘴角松弛地垂下来。他的身体较胖。和许多公馆的仆人一样，他很懂事，尤其是很懂礼节。他有点驼背，似乎永远欠着身子向主人答应着“是”。他常常贪婪地窥视着。这时，他正拿着一块抹布擦着东西，脚边是他刚刚好的黄皮鞋。时而，他用袖管揩脸上的汗。

鲁 贵 四凤！

鲁四凤装做不听见，依然滤她的汤药。

鲁 贵 四凤！

鲁四凤（看了她父亲一眼）喝，真热。（走向右边的柜旁，寻一把芭蕉扇搵着。）

鲁 贵（望着她，停下工作）四凤，你听见了没有？

鲁四凤（冷冷地）干什么？爸。

鲁 贵 我问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鲁四凤 都知道了。

鲁 贵（一向是这样被女儿看待的）妈的，这孩子！

鲁四凤（回过头来）您少说閒话吧！（挥扇，嘘出一口气）

天气这样闷热，回头多半下雨。（忽然）老爷出门穿的皮鞋，您擦好了没有？（到鲁贵面前，拿起一只

皮鞋，不經意地）这是您擦的！这么随随便便抹了两下——老爷的脾气您可知道。

魯 貴 （一把搶过鞋）我的事用不着你管。四凤，你听着，我再跟你說一遍，回头見着你媽，別忘了把新衣服都拿出来給她瞧瞧。

魯四凤 （不耐煩）听見了。

魯 貴 叫她想想，还是你爸爸混事有眼力，还是她有眼力。

魯四凤 （輕蔑地）自然您有眼力啊！

魯 貴 你还別忘了告訴你媽，你在这儿周公館吃的好，喝的好，就是白天侍候太太、少爷，晚上还是听她的話，回家睡觉。

魯四凤 那倒不用告訴，媽自然会問的。

魯 貴 （得意）还有啦，錢，（貪婪地笑着）你手下也有不少錢啦！

魯四凤 錢！？

魯 貴 这两年的工錢，賞錢，（意有所指地）还有那零零碎碎的，他們……

魯四凤 （不願意听他要說的話）那您不是一块两块都要走了么？喝了，賭了。

魯 貴 你看，你看，你又急了，急什么？我不跟你要錢。喂，我說，我說的是……（低声）他……不是也不断地塞給你錢花嗎？

魯四凤 （驚訝）他？誰呀？